



假钞疑云

费克申 著

群众出版社

神探古洛侦破系列

假钞疑云

费克申 著

群众出版社

2003年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假钞疑云/费克申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3.3
(神探古洛侦破系列)

ISBN 7-5014-2888-3

I. 假… II. 费… III. 侦探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1322 号

神探古洛侦破系列

假钞疑云

费克申 著

责任编辑/孟向荣

封面设计/董睿

出版发行/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 67633344 转

社址/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网 址/www.qzCBS.com

信 箱/qzs@qzCBS.com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地质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6.25 印张 107 千字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6000 册

ISBN 7-5014-2888-3/I·1223

定价: 10.00 元

● 内容简介

乍看起来，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假钞案。深秋的早晨，寒冷的空气，一个美丽的女人来到一家银行，存入巨款，但验钞机是欺骗不了的。于是，女人被拘留。接受此案调查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古洛。古洛没有被表面现象所蒙蔽，特别是这个女人的特殊身份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，古洛跟踪侦察，步步进逼，犯罪分子纷纷落网。巨贪、谋杀，一桩桩惊心动魄而又没有头绪的案子接连告破。案件似乎可以结案，但古洛认为该案还有隐情。在他不懈的追击下，沉冤终得昭雪。

本书情节离奇，曲折复杂，推理过程丝丝入扣，结局出乎人们的意料。

引子

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说过，一个作家应该坐四等车厢。因为那里有真正的生活。四等车厢大概相当于我们的硬座车厢，而且应该是慢车的硬座。那里总是热闹非凡，过去曾是农民、工人、小干部自由的天地，现在依然如此，不过要加上民工的大军了。这里，人们都是匆匆过客，萍水相逢，擦肩而过，互相之间没有猜忌和提防之心。他们坦诚相待，互诉衷肠，下车后便各奔一方，也许以后机缘凑巧，可以重逢，但绝大部分就此便消失在各自的世界中。这里是真正的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人生舞台，在他们的戏文里你能听到许多有趣的闲闻逸事，其中既有我们这个社会的真实，也不乏深刻的生活哲理。

胡亮虽然不是作家，但当 一个警察和作家一

样，至少是半个社会学家。坐硬座是难得的一次社会调查，所以，当胡亮没有买到硬卧车票时，他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。再说只不过是坐在车上坐着睡一夜，对警察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吗！

现在的硬座不比从前，特别是特快列车，车座都是软的，很干净，挂着蓝色的厚窗帘和勾织的白色窗纱，明亮的日光灯静静地照射着每个角落。如果人们不是那么骚动的话，环境还是很优雅的。

在这个夏末的夜晚，北方的星空中吹来阵阵凉爽的风，把白天那短暂的炎热驱除得干干净净。人们在T衫上加上了衬衫或者外衣，提着旅行包箱匆匆地走进站台，寻找着车厢位置。胡亮随着人流，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车厢。他上了车，把小旅行包放在行李架上。车厢里人还不多，但是行李架上已经放得满满的了。胡亮硬挤出来一点儿地方。旁边的一个年轻的乘客想说些什么，但是看到胡亮崭新的警服，就把凶狠的话语压了回去，只是瞪着胡亮。胡亮没有注意到这充满敌意的目光。他旁若无人地坐下来，一边等着火车出发，一边想着这次出差的事。

过了10分钟左右，车开了。随着车轮的滚动，车厢里逐渐安静下来。人们都在等待着，比着谁能忍得住不先说话。先开口说话，让人觉得不成熟。但最终会出现耐不住寂寞，把稳重抛在脑后的人。只要他迸发出一点儿火星，就会引发出燎原的大

火。不过邻座应该是那种不令人讨厌的家伙。

果然，一位胖胖的，脸色红润的中年人开口了。他很有经验，先向对面坐着的一个30岁左右、西装革履的人放出了试探气球。

“你这是出差？”

“也算也不算。”

“噢。还要办点私事？”

“对。你呢？”

“我是探亲。看儿子去。”

“儿子在北京工作？”

“不是。在北京上大学呢。”

“哪个大学？”

中年人还没来得及回答。车突然剧烈地向前连续地摇晃着，那个三十岁左右的人差点儿从车座上滑下来。胡亮也被这激烈的摇晃吓了一跳。车厢里顿时大乱起来，有人叫着：“这是紧急刹车！”“出事故了吧。”“要翻车了！”人们骚动着，有的吓得脸色苍白，有的已经在开始做逃生的准备，急于踏上那坚实的大地。喧嚣中，负责这节车厢的列车员走了进来，喊道：“没事，没事。大家都坐好。这是临时停车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人们问着。

“不知道。没啥大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列车员说。这是个20多岁的漂亮姑娘。她的冷静像农药一般，压制住了正想展翅作乱的蝗虫们。

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自然说话轻松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站着说话不嫌腰疼”。列车员可以这样说，坐在车前的司机郭刚却不这么想。对开车有20年经验的他来说，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大的事：第一次轧了人。人命关天，郭刚知道这个道理。

他今年40多岁，开了20多年的车，是把好手。从隆隆作响冒着黑烟的蒸汽机车开始，到现在切割着风声的电气机车，他从来没有出过大事故。他爱开车，也爱车。当火车势不可挡地冲向前方的时候，他能感觉出自己的力量和勇猛的心跳。当车平缓地行驶，两边是无际的北方原野时，他的心是那么舒畅宽广，脚步是那么闲逸自在。如果遇到紧急刹车，他也会感到自己停住了脚步，心先是剧烈地一跳，然后慢慢归于平和。就像工人和他的车床，汽车司机和他的汽车一样，火车既是他的伙伴，又是他自身。这巨大的钢铁猛兽是他神经、肌肉和肢体的延长。所以，当车身晃动了一下，他就知道轧上了一个活物，可能是人。于是，他紧急刹了车，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。

人是在城郊附近被轧的，这些日子火车常在市区的岔口处出事故。郭刚一直很小心。但他刚刚松了口气，正要走上高高的路基时，一个物体从左边的防护墙上掉了下来。郭刚紧急煞车，但是，高速行驶的火车要在煞车后滑行50~80米，这个人当然就没救了。他的尸体血肉模糊了，惨不忍睹。

铁路公安局接到报告后，立刻赶来处理现场。虽然行动再迅速不过了，但火车仍然在40分钟后，才重新上路。

当坐立不安的胡亮听说是轧了人时，开始还没觉得什么。后来，才为死者感到了一丝悲哀：“这是个什么人？这都10点了。他怎么这么晚来到这里？可能是外出办事，或者是喝酒归来？他的家人肯定等着他回去呢，多可怜的人。”

这个可怜的人经过铁路公安局的调查，是男性，劳改释放不足半年，在他的血液里发现大量的酒精。由于没有其他可疑的迹象，初步断定是醉酒后，在回家途中（他的家就住在铁路的另一侧），从防护墙上不慎摔落，被车轧死。他的家属对此也无异议。事情似乎到此了结，可是谁都没有想到，胡亮从北京回来后却和这个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。那是在他和古洛接受的一桩复杂曲折的案件里。

庄敬强今年60多岁，已经退休好几年了。他是鞋厂的老工人，解放前就开始学徒，解放后，先是公私合营，后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，他就这一波接着一波的历史潮流中成了一名国营工厂的正式工人。便宜的物价，稳定的收入和贤惠的老伴儿，使他生活过得很滋润。老伴也是鞋厂的工人，帮助他把5个儿女都培养成人。退休后，他可以领取

500元的退休金，加上老伴的300多元，还有可靠的公费医疗，足以使老两口在这个物价相对便宜的城市里安度晚年了。但是，这几年风云变幻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厂子转瞬就从蒸蒸日上走进了日暮途穷，一届一届的厂长或者叫总经理的，走马灯一样地转着，长相虽然不同，口号却是一样，都喊着要重铸辉煌，但最终都要慨叹一声，说：“风光不在。”好像有个他们想像中的好体制，就可以躺下睡大觉，钱自然就流了进来似的。当然这个好体制应当有一点儿和旧体制一样，那就是要先满足自己钱包的需求。厂子就这样在慨叹声中度过。银行贷款不足、民营企业的回扣和温州的纸壳皮鞋的竞争使得厂子亏损日益严重，可谓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了。退休金发不出来，医疗费报销不了。老两口又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一起尝到了没有收入的滋味。好在儿女们还孝顺，他们负担了父母的生活。但是，对庄敬强和老伴儿来说，心里总不是个滋味。他们都是要强的人，不想让儿女们养活，就琢磨着干些什么。两年前，老两口打算把自家那两间小平房中临街的一间改成小卖店的门市房，卖些饮料食品杂货什么的。他们估算即使收入不高，但养活自己不成问题。可是，没想到老伴儿突然得了脑溢血。这种病在工人中是很常见的，是夺走他们生命的最凶恶杀手之一。老伴儿虽然平日里身体再结实不过了，但也没能逃出这致命的一击。

老伴儿死后，庄敬强像变了个人。他从此沉默寡言，目光呆滞，还染上了喝酒的毛病，对影独酌，不醉不休，一醉就哭，古人把这叫做“酒悲”。这种折磨自己，也使儿女苦恼万分的情况持续了两年。有一天，庄敬强在经过一夜失眠的煎熬下，突然如醍醐灌顶，恍然大悟。这个历经风霜的老工人终于站了起来。他利用自己做鞋的技术，在街头摆了一个修鞋摊，还买了一个打气管，给自行车打气，一次一毛钱。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，他又走进了风雨。

这天，他还是在7点钟就摆好了摊，坐在那里，和往常一样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，让夏末强烈的阳光照在满头白发上。他眯缝着眼睛，在禅定的状态中等着顾客。如果不是一阵清脆响亮的皮鞋声，他是不会往右面看的。他看见了来人，但同时也看见了街道对面停着的一辆黑色轿车。平常那里是没有车的。“这么早就停了一辆车。好像还是一辆高级车。”庄敬强漠然地想着。后来，由于来了修鞋的人，他就不再理会那辆车了。

到了中午，他托旁边摆水果摊的小贩帮助照看一下鞋摊，就回家去吃饭。在他站起身的时候，下意识地往街对面看了一眼，那辆黑色轿车还停在那里。“这是在等人？”他想。

他匆匆地吃完午饭，就这样也用了半个小时。当他回来时，又往车子那里看了一眼，车子就像这

个城市的百货商店一样，还是在老地方。

到了下午3点多钟，庄敬强刚修完一双鞋，想休息一下，但心里总好像有些什么事似的，他又看了一眼那辆车。“怎么还没走？这一带从来没见过这种轿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庄敬强很好奇，这是他从老伴儿去世后，第一次对身边的事感到了兴趣。

他像被什么驱使着一样，鬼使神差地走到了车子旁边，往车窗里看了一眼。一个中年军人坐在驾驶座上，阳光斜射在他的脸上，苍白得有些发青，嘴微微张着，有点儿歪，半闭的眼皮下，一双眸子像黑色的玻璃，发着呆滞的光，整个面部表情似笑非笑，让人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“这个人……”当“死了”这个字眼在庄敬强脑子里一闪时，他就快步走了回来，叫上了水果摊的摊主。摊主虽然是个中年人，但他的阅历显然不如庄敬强，他一看见死人就大叫起来，眨眼工夫，周围突然冒出了无数的人。庄敬强一边推开人群往外走着，一边喊：“不要动！保护现场。”他在街边的公用电话上拨了110……

警察来了，勘查完现场后，把尸体和车都弄走了。据调查，死者是军队中的一名大校，死因是心脏病突发，死亡时间大约在发现尸体的10~15小时前。

李龙翔，看名字就知道是个男人，今年 26 岁，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，在本市一家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就职，4 年工龄，月薪 6000 元，加上不定期、不定量的奖金，起码年薪 10 万元左右。他用银行的分期付款买了 150 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高级商品房，共 30 多万元，首付 10 万，其余的每月 1000 多元，20 年还清，这对他来说是不成问题的。于是，他便在公司的格子间和装修一新的家里过着收入丰厚、支出吝啬的生活。

去年，他开始谈恋爱，对象是某合资公司的秘书，叫杨文娟，25 岁，月薪也在 5000 元左右。杨文娟长相恬静，不十分漂亮，但对李龙翔这个农家子弟来说，首先要求的是对方的家庭，再就是个人的素质，素质当然是指文化程度了。杨文娟在这两方面无可挑剔，她是城里人，高级工程师的女儿，大学毕业。多么般配的一对儿！他们年龄相当，收入伯仲，既不是封建社会中的郎才女貌，或者三妻四妾，又不是现在社会流行的老夫少妻，或者不是男的婚外恋就是吃软饭。如果他们以后不离婚的话，那将成为跨越所有时代的最普通婚姻中的典范。

恋爱中的人老得快，因为时间在快乐中会加速奔驰的。一眨眼工夫，就到了今年夏天。这时的他们就是搜肠刮肚也说不出新鲜的甜言蜜语了。李龙翔百般无奈，只好讲起他的计算机知识，听得杨文

娟昏昏欲睡，连李龙翔都后悔当初怎么选择了这样无聊的专业。于是，他们一致决定去学车，考个车本，因为结婚后一定要买车的。昨天他们双双拿到了车本，那个高兴劲儿，可以和拿到结婚证相比了。他们趁着第二天休息，租了一辆车，一来试试自己的新技能，二来也想去郊外玩儿玩儿，放松放松。他们毕竟是现代青年，很会休闲。

老天爷总是照顾幸福的人们，即使是表面的。这不，李龙翔和杨文娟要开车出门，天气就这么好。天空又蓝又高，白云疏淡，阳光普照，叫做秋高气爽。两个人轮流开着车，唱着流行歌曲，李龙翔跑着调，杨文娟唱得像歌星一样好。用了一个多小时，就来到了郊外。

这里是个水库，有山有水。山不太高，青葱苍郁；水不太深，清澈透明。越往山上走，空气越清新。他们踏着铺满黄色落叶的潮湿土地，踩着半是衰枯的野草，向山顶走去。李龙翔家在山区，走这种路如履平地，杨文娟就不同了，兴奋和疲劳让她一改往日的恬静，时不时地尖叫着，不久就坐在地上，休息起来。李龙翔则英武地站着，没有一丝疲劳，说话和平常一样轻松：“我到林子里走走。”说完，也不等杨文娟同意，就向树林深处走去。

杨文娟揉着脚踝，怜悯着自己，想着到了山顶怎么下来，越想越害怕。她感到进退两难，按自己的本意她不想再走了，可是她又觉得对不起李

龙翔。

“哎呀！我的妈亲呀！”李龙翔终于叫出了自己的方言。杨文娟纳闷地往叫声的方向看去，只见李龙翔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，斑斑点点，滑过他那面如死灰的脸。

“那边有个人腿。”李龙翔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腿？”杨文娟问。

“对。埋了半截的腿。”

“走！看看去。”杨文娟的脚踝一下子就不疼了。她挺着胸，走在垂头丧气的李龙翔的前面。

路不远，杨文娟很快就走到那个人腿前。她镇静地看完后，一时没有说话。

“咋办？”李龙翔声音颤抖。

“报警。咱们现在就下山。”

他们发现的是具女尸，腐烂得认不出死者的面貌。但是，经过法医的努力，断定死者约40岁左右，是被人扼杀致死的，从手部看，估计是农村人，没有被强奸过的迹象，至于是否有过争斗，因为尸体腐烂得太厉害，无法判断。但现场发现一对脚印，是42号普通旅游鞋的鞋印儿，估计是凶手的，因为这个地方除了像李龙翔这样在爱情和车本的燃烧下的人才来。死亡时间也只能估计为10天前。警察们也检查了死者的衣物，没有找到钱和手表及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任何证件。警察们想，可能是抢劫杀人，如果死者真有些钱的话。而她的身

份只有去查失踪人口，但死者很可能是来城里打工的，查找范围太大了。目前只有复原死者面貌，然后通过媒体寻找了。

人们对劳改释放人员的死，漠然置之，只有亲属们为他落泪。对一个农村妇女的死亡，除了警察以外，也不会有人关心的。而对那位军官，人们就要为之伤悼同情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必须要有隆重的葬礼，众多的花圈，大量的送葬人群，领导说着英年早逝的悼词，家属、朋友哭喊着他的名字……

人就是死了，还是不平等。但在古洛看来，只要他们和犯罪有牵连，就要一查到底，他那里倒有一台公平秤。



这是个深秋的早晨，阴霾密布，空气潮湿寒冷，似乎要下雨了。上班的人们都穿上了厚厚的毛衣，外面套上呢子外套或者大衣，还有的干脆穿上

了太空棉的棉衣。他们心情抑郁，留恋着盛夏的阳光。上学的孩子们一边走着，一边张着大嘴，看着呼出的白气。他们不受天气的影响，像欢迎夏天一样，渴望着冬日的雪花。

赵瑞芳一边看着表，一边急匆匆地向银行走去，高跟鞋踩在人行道的石板路上，咔咔作响。她从金融学校毕业后，就在某大银行工作，至今已经有十几年了。她头脑精明清楚，业务娴熟，积极肯干，很受领导的赏识和器重。行长曾经说过，她是个天生的银行家。当然，这位行长是见到谁都要吹捧一番的，可是，赵瑞芳的能力在银行上下也确实是有口皆碑。她现在当上了一名经理，专门负责前台的存取款业务。

她走进办公室，和同事们打着招呼，换上了工作服，就去了前台。做好准备工作后，银行才开了门。过去银行只办理贷存款业务，现在的业务增加了许多，像市民交煤气、水电、电话、手机等费用时，银行都做代理，每天的工作量是很大的。可是，话又说回来，银行工作人员的收入很高，住房充裕，又没有失业下岗之虞，医疗费用也可以报销。所以，赵瑞芳和同事们还是很满意这份工作的。

今天和往常一样，刚一开门还不算太忙。赵瑞芳站在服务台后面听着两名业务员在聊天。一个年龄大些，已经结婚了，姓刘；一个还年轻，姓许，